

月亮喂了狗

□吴小军

为寂寞的夜空画上一个月亮，
把我画在那月亮下面歌唱。

——赵雷

年末了。

十四了。

几近浑圆的月亮早早就挂在了深圳湾还蓝湛湛的天空上。随着夜色一点点地浓厚，天空的蓝就一点点地变灰，变黑。而月亮，就一点点地由白白的圆圆的薄片分明起来了，丰盈起来了。深圳湾在这明晃晃亮澄澄的月华抚慰下，尤其显得静谧，点缀着这静谧的，是万家灯火，还有越来越浓郁的年的味道。

此时，一阵吉他的和弦，从海风和海浪的声声咏叹中漫不经心地奏响，萦绕着坐在大榕树下炭火炉旁微醺的阿毛。

哥，哥，唱月亮喂了狗吗？一个黑黑的高个子年轻人走过来，满眼快活地笑着，伸手去抓炭火上烤着的鱿鱼干。

阿毛抬起头。这是一个三十七八岁的年轻人，有着一张长年被海风吹、海水冲的岩石一般棱角分明的脸。他黑黑的眼睛闪了一下，没有停下手，

只是用下颌示意小桌上还有酒。年轻人撕了一小片烤好的鱿鱼干，端起了小桌上一个杯子，啊，好香！鱿鱼干就糯米酒，绝配！

十三的月亮圆，十四的月亮圆，不如十五的月亮圆……阿毛边弹边唱。

十五的月亮圆又圆啊，我要回家！年轻人杯子往桌上一顿，两人一起吼道，we go，we go，we go！

两人大笑，唱，月亮都喂了狗！

他们想起了双月湾畔的家乡。双月湾，左一湾，是个半月；右一湾，也是个半月。他们的家乡，就在那右一湾的半月上。他们在想，他们的家乡，在这满月的光辉里，必然美得像一幅画。

年轻人把桌上另一个杯子斟满，推给放下吉他的阿毛，哥，最后一年了。

阿毛撕下一块鱿鱼干嚼着，抓过杯子和年轻人碰了一下，阿教，干了！昂脖就喝了满满一杯。

叫阿教的年轻人也喝了个满满一杯。哥，今年这个十五，咱就把爸妈留下的债都还清了，应该喝一杯。

虽然我们没办法一次还

清，但我们每年年底十五要在家里。这既是还债，更是给当年肯借钱给阿爸，让他给阿妈治病的叔叔伯伯们一个交代。阿毛把两人的杯子再次斟满。

阿教端起杯，哥，我知道。如果不是事故，阿爸一定会还清债务。他人不在了，我们还！这是阿教教我们的做人道理。

阿毛端起杯和阿教碰了一下，阿爸阿妈会为我们感到高兴的，咱兄弟俩没给他们丢脸！

今年什么时候出来？阿教扑闪着大大的眼睛问哥哥，为了多挣钱还债，我们已经七八年没在家过年了。

阿毛拍了拍弟弟的肩膀，抬头看着大大的月亮，棱角分明的脸上，肌肉动了动。今年，咱们在家过年！今年，咱们还要摆盆！

真的？太好了！多少年没摆盆了。阿教眼角有了泪光。每年元宵节，村里家家户户都要将自己精心制作的食品、工艺品等各种能表现自家日子过得红火的好东西摆在盆里，摆在长长的桌子上，摆满村里最宽的巷子。那一天，全村人都要看摆盆！

过完年，兄弟俩在家里开了间海鲜大排档，食客络绎不绝，都说味道好，最关键的是，老板人好，信得过！

这是古代传下来的风俗，据说已经有好几百年了。阿爸阿妈还在的时候，摆盆一直是全家全力以赴的大事。也许，在阿爸阿妈心目中，这就是要把日子过好的一个最好的仪式。

阿毛举起杯，向着月亮吼，十五的月亮圆又圆啊，明天就回家！we go，we go，we go！

阿教喝下一杯酒，兄弟俩一起唱，月亮都喂了狗！

元宵节。

十五的月亮十六圆。

双月湾畔。

阿毛阿教兄弟俩的村子，最宽的那条巷子里，摆满了村民们精心制作的各种各样盆艺。据村里人和外来游客说，其中最特别的是足足摆了十桌的那一家。有用各种瓜菜水果雕刻得栩栩如生的动物、植物，有香味扑鼻的海鲜大餐。最奇特的，是一百多张涂去了名字的欠条，每一张都标明，已还清。

那，就是阿毛阿教家的摆盆。

小根对大龙没有任何意见。

两人一个村庄长大，一起上山砍柴，一起下河摸鱼，还同一年结婚生子。两人结伴同行去打工，过年的时候又一起坐火车回家。

可小根对大龙的老婆有意见。

大龙的老婆是个喜欢炫耀的女人。每次小根和大龙打完工从外地回来，大龙的老婆总是大把大把地花钱买东西，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，还到处炫耀说自己的老公很能干，很会赚钱。气得小根的老婆晚上拧着小的耳朵，数落小根没用，赚钱没大龙多。所以，小根从心底里讨厌大龙的老婆。

小根和大龙都是到福建沿海地区做水泥工，很多工地都搞承包，按劳取酬。大龙手脚快，力气大，赚的钱自然要比小根多。

但是小根的老婆一直在小根耳旁唠叨：同样是一个人，同样是出去打工，同时回来，为什么人家大龙赚钱就是比你多呢？

小根每次看到大龙老婆到处炫耀，就觉得自己面上无光，心里很是不快。于是他暗地里想，哪天让你的钱丢掉或者被偷走，看你这婆娘还能这样高兴！

丢钱的事可能性不大，可被小偷偷钱的事却发生了，而且就是发生在小根的眼皮底下。

小偷望了一下小根，手迟疑了一下。

那次过年回家，火车上的小偷十分猖獗。很多旅客看到小偷在行窃都不敢吭声。

那是刚刚分田到户的时候，每家都种田，只有在农闲的时候，男人才告别妻儿，到外面去打工赚钱零用。农忙季节或者过年的时候，都要返回家去。火车上总是人满为患，天南地北的都有。因相互不团结，加上刚洗脚上田，胆小怕事，火车上的巡警又少，所以只要不涉及自己的切身利益，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不敢吭声。

那时的绿皮火车没有空调，车厢里人又多，所以车窗都是开着的，火车站站台上的小贩都推着车在窗边卖东西。小偷就是在火车临时停靠的时候，从那些窗口爬进去的。

小偷选择夜深人静的时候下手。当人们在“咣当”“咣当”的绿皮火车上沉沉入睡，小偷三五结群，露出狼一样的眼睛，有人踩点，有人放哨，有人拿出锋利的刀片，开始割熟睡的人的口袋，偷里面的钱。

不过这些小偷不是每个人都偷，醒着的人不偷，和醒着的人在一起的人不偷，因为很多醒着的人，看到小偷来了，会赶紧把自己的同伴叫醒。

三个小偷来到小根和大龙的座位。小根和大龙相对而坐，小根眯着眼，大龙正在酣睡。小偷就要对大龙一个鼓鼓的口袋下手。小根站了起来。

小偷偷了一眼小根，手迟疑了一下。

想到大龙的老婆总是趾高气昂的样子……小根最终还是坐下了。其实只要小根对小偷摇一下手，或者叫醒大龙，小偷就不敢肆虐的。

可是小根没有。

小根装作不认识一样把头转向窗外。窗外一片漆黑，什么都没有。

小偷放心了，娴熟地从大龙口袋里夹出一沓钱，然后迅速向另一个车厢挤过去，临走还狠狠地割了小根一眼。

那时候还没有银行卡，在外打工赚回来的钱都是现金，大伙都怕遇上小偷，都会分开几处来藏钱。小根想，只偷了大龙的一处钱，损失应该不会很大吧。

大龙仍然在酣睡，没有人推醒他。

小根也装着在睡觉，可一直睡不着，脑子里乱哄哄的。

大龙睡醒后才发现钱包被偷，惊慌失措地大叫起来。小根装着刚刚醒来毫不知情的样子，也跟着大龙一起大呼小叫，连说自己还好，没有被偷。

大龙只好自认倒霉。

这次回家过年，大龙被偷了钱，大龙老婆像霜打的花儿，没了神气。

小根的老婆今年没有对小根吐露什么，可是小根没有一点高兴的样子。他感到非常郁闷，连过年也没有味道。

连绵多日的阴雨终于停止了。几天没露脸的太阳，像是怀着内疚的心情急着赶路，猛地从东边的山峦弹了出来，毫不吝啬地把金色的光辉洒遍每一个角落。

已经是腊月二十四了，这天是南方的小年，恰好又是山西镇的圩日。赴圩采购年货的人群，乌泱乌泱的，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，像是要把小镇撑破似的。

年味一日比一日浓了。

梁指针站在财务科的门口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他一会儿蹲下，一会儿又

站起。然后来回转了几圈。眼看离春节只有几天时间了，但年终奖和二月份的工资一直未发，为了给半身不遂的奶奶治病，兜里早就空空如也了。这几天他一直翘首以盼，希望工资能快点发下来。不然，拿什么去买年货呢？

刚才梁指针又去问了财务科科长，科长说明天有一笔应收款会到账，只要钱到了账，年终奖和二月份的工资马上发给大家。

梁指针怀着失望和希望混杂的心情怅然而去。

傍晚，梁指针去厂区外散步，碰到同住一个围屋的堂叔。堂叔说，这两天你奶奶拖着病体坐在围屋大门口，盼你买猪肉回来。直到今天上午还不见你的身影，你奶奶流着泪跟我说，都是我讨厌你的病，害得家里花光了钱，今年怕是没有猪肉过年了。

梁指针听了堂叔的话，心情很沉重，扭头便走，边走边说，我明天领到工资就去买猪肉。

梁指针非常为难。借吧，自己就没钱买肉过年，奶奶还在家里望眼欲穿呢。不借吧，堂嫂会有生命危险。况且，小时候自己掉进池塘，还是堂哥把自己拉上来，怎么说也有救命之恩。

梁指针心里矛盾极了。

看着堂哥渴盼的表情，梁指针咬了咬牙，浑身打了一个激灵，从口袋里掏出50元塞给梁通达，说，快去交押金，救嫂子要紧。梁通达拿了钱，边跑边回头说，弟啊，等哥有钱了第一时间就还你。梁指针扬了扬手，让他快走。

梁指针闷闷不乐地回到厂里，心里一直在想如何弄到买肉的钱。看见一个工友从医务室出来，右手食指包扎着，殷红的血洇湿了纱布。梁指针猛拍了一下大腿，说了句，有啦。

他找一个关系很铁的工友借了5元钱，到汽车站买了一张去县城的车票，下车后直奔县医院。

梁指针卖了200毫升血，得到了40元钱。

第二天，财务科通知大家去领工资，梁指针终于领到了15元年终奖奖金和二月份的工资35元，手握这来之不易的50元钱，梁指针就像溺水快要沉没的人抓到了救命稻草，高兴得无法形容，双手竟然有点轻微颤抖。他像是对自己又像是对别人说，这下好了，终于可以买些猪肉送回家里去了。

梁指针脸上带着笑，快步往圩镇走去。

快到圩镇的时候，他与对面一个急匆匆走路的人撞了个满怀，正想骂两句，抬头一看，是堂哥梁通达，只好把骂人话咽

了回去。梁通达一把抓住梁指针的双臂，焦急地说，终于碰到财神了，老弟啊，快借点钱给我，你嫂子躺在手术台上等着救命呢。

一听要借钱，梁指针面露难色，忙问，嫂子怎么啦？

梁通达说，今早一起来，你嫂子就说肚子疼得厉害，我马上骑自行车把她驮到镇卫生院，医生说是急性阑尾炎，需要马上手术，要我先交100元押金。我身上只有50元，跟卫生院商量能否先交50元，过两天再补上所欠的钱，他们死活不肯。交不上钱就不能手术，不做手术，你嫂子就有生命危险。

你是有单位的人，领工资了吧？你就先借我50元，等哥有钱时马上还你。

梁指针非常为难。借吧，自己就没钱买肉过年，奶奶还在家里望眼欲穿呢。不借吧，堂嫂会有生命危险。况且，小时候自己掉进池塘，还是堂哥把自己拉上来，怎么说也有救命之恩。

梁指针心里矛盾极了。

看着堂哥渴盼的表情，梁指针咬了咬牙，浑身打了一个激灵，从口袋里掏出50元塞给梁通达，说，快去交押金，救嫂子要紧。梁通达拿了钱，边跑边回头说，弟啊，等哥有钱了第一时间就还你！

万老板却将着山羊胡子，甚是担忧。

某日，鹅城要成立酒业协会，会长自然是在万老板和宁掌柜中产生。两虎相争，各大酒肆的投票打成平手，大家争得面红耳赤，也没个结果。最后有一老人出了个主意，大家亦无话可说，才算尘埃落定，即由宁掌柜担任协会会长，万老板屈居副会长一职。

回来的路上，阿聪脸色铁青，瞪着眼睛说：“师傅，就因为他宁掌柜年长您几岁？”

万老板沉默不语。

“下个月就是一年一度的西湖品酒大会了，我们一定要一举夺魁！打败他们！”

万老板依旧沉默不语。

品酒大会为期三天，第一天，各大酒肆拿出畅销美酒款待街坊邻里，以酒结欢；第二天各大酒庄匿名呈上最新酿制，初步选出两款酒中珍品；最后，由会长和副会长共同品鉴。

有一段日子，“万户春”忽然酒客接踵，门庭若市。宁家派来小计打眼一瞧，原来阿聪在正堂支了个台子，表演醉拳呢。只见他形如醉酒，东倒西歪，摇摆挪步，跌撞发拳，时而徐若老叟，忽而疾如闪电，几番佯装跌倒，却又化险为夷，欲擒故纵，扣人心弦，赢得满堂喝彩。更绝的是，阿聪的醉拳不但有招式，还有故事，“张果老倒骑毛驴”“吕洞宾剑斩黄龙”“景阳冈武松打虎”“鲁智深醉打山门”，他都信手拈来，水东街上的人都看不厌，把“万户春”围了个水泄不通。

宁掌柜先是皱眉，继而冷笑道：“金风玉露，果然胜却人间无数！”

万老板沉吟半晌，脸上仿佛结了一层厚厚的霜，向大家一拱手，说道：“诸位，万某私德有亏，甘拜下风，‘紫红华英’当为魁首，无须再议。”

万老板却将着山羊胡子，甚是担忧。

万老板沉吟半晌，脸上仿佛结了一层厚厚的霜，向大家一拱手，说道：“诸位，万某私德有亏，甘拜下风，‘紫红华英’当为魁首，无须再议。”

万老板却将着山羊胡子，甚是担忧。

鉴，一判高下，魁首为“神酒”，次者则为“仙酒”。

品酒大会最有趣的地方，不在品酒，而在观看二位先生品酒。他们气定神闲，款款落座，白斟一杯，开始展露“一看二吸三喷”的品酒绝技。

先要远观酒色。说起来简单，却似入湖面而看波澜，透肌肤而看骨髓，需要由其色而知其质。再是轻摇纸扇，近闻酒香。